

醫書第一
集
一種李冠仙知醫必辨全

中華民國七年冬月鐫版定價每冊

李冠仙知醫必辨全

紹興醫藥學報社發行

醫藥叢書第二集總目

- 第一種 李冠仙知醫必辨全
第二種 市隱廬醫學襍著全
第三種 莫枚士研經言卷二
第四種 羅謙甫治驗案卷下
第五種 吳氏醫案卷二
第六種 惜分陰軒醫案卷二

知醫必辨目錄

自敘

再自敘

合論諸書之得失以示初學之從違 四條

論讀醫書之難

論診病須知四診

論景岳全書 四條

論金匱腎氣湯

論倪涵初先生瘧痢三方

附錄王子聖大歸芍湯張潔古芍藥湯附論噤口痢

論吳又可溫疫論 四條

論時邪

論初診用藥

論肝氣二條

論類中症不可妄用再造丸三條

附錄龔趙氏常服調理方

論胎孕

附論胎產金丹

襍論十一條

金匱要略

傷寒全書四卷

諸病源候四卷

雜病證之錄

合編醫書之錄卷之二

再白錄

自錄

知醫必辨

丹徒如眉老人著

紹興裘慶元吉生校刊

合論諸書之得失以示初學之從違四條

內經卽古三墳之書也書之古無有古於內經者或疑有後人粉飾未嘗無因蓋古書不獨無今之刻本且無筆無紙不過韋編竹簡刻劃而成其成書甚難其傳書必不多列國時惟楚左史倚相得而讀之聰明穎悟豈無他人柰書不易得故讀者甚少也其時秦多良醫如和如緩豈有未讀靈素者則秦必有之始皇焚書而不焚醫書故內經尙存惟是代遠年湮必多殘缺韋編之絕聖人之學易且然而謂內經之竹簡能久而完全乎秦之後楚漢分爭誰復能修理內經者迨文景之世漢已治平大儒輩出必取內經修明之今閱全書頗有漢文氣味必非岐黃之原文然如素問所言五運六氣宏深奧妙靈樞所言經絡穴道縷析條分實秘笈之靈文非神靈其孰能知之今學醫者不必讀盡全書

如岐黃問答儘可刪去只取其切要之句牢記之臨症引經施治自然有靠
吾故曰訥庵之類纂士材之知要足以致用也

仲景先師作傷寒論時在後漢已有蒙恬之筆蔡侯之紙無庸刻竹成書較易
然其時蔡紙不多尙用繅帛三都賦成洛陽紙貴雖漢陽太守成書一部已屬
非易不同今日之刻本但得一部卽化爲千百部而無難也故其書十六卷至
晉時已亡其卒病六卷至今莫之能見然卽觀十卷中之一百十三方攻補寒
熱無所不備已應用不窮後世方書盈千累萬不能出其範圍學者能於仲景
之方精心探索自然左右逢源其他醫書可看不可看也多集方書始於唐王
焘外臺祕要其方往往不合時宜如茯苓飲一方可以古今通用者甚少故曰
可看不可看也

醫書之不能無疑者莫如扁鵲之難經扁鵲渤海郡人也姓秦氏字越人所居
地爲盧故又曰盧醫史記稱其遇長桑君授以禁方飲上池水視病盡見五藏

癥結特以診脈爲名在晉視趙簡子在虢視虢太子在齊視桓侯皆一望而知在趙貴婦人爲帶下醫在周愛老人爲耳目婢醫在秦愛小兒爲小兒醫傳記甚詳並未言有難經傳世至仲景先師作傷寒論惟本內經亦未嘗用難經謂爲扁鵲之書殊可疑也且有可疑者病機千變萬化而難經止八十一難何能包括且其一難至二十一難皆言脈二十一難至二十九難論經絡流注奇經之行及病之吉凶三十難至四十三難言榮衛三焦臟腑腸胃四十四五難言七衝門四十六七難言老幼寤寐氣血盛衰言人面耐寒見陰陽之走會四十八難至六十一難言脈候病態傷寒雜病之別繼以望聞問切而能事畢矣六十二難至八十一難皆言臟腑榮膚用針補寫之法然則其有益於方脈者止六十一難耳何足以盡病情乎且其論大率本平內經既有內經之詳何取難經之略其中亦有與內經不合者人將從內經乎抑從難經乎更可疑者四十四難論七衝門會厭爲吸門胃爲賁門太倉下口爲幽門大小腸會爲闢門下

極爲魄門而先之以脣爲飛門齒爲戶門此二門有何意味似乎湊數而已三十五難以小腸爲赤腸大腸爲白腸膽爲青腸胃爲黃腸膀胱爲黑腸以五色爲五腸有非腸而以爲腸者似乎新奇而實無用扁鵲神醫似不應有此湊數之文與無用之論歟漢晉六朝以前無稱越人著難經者至隋唐書經籍藝文志始有難經其真扁鵲之書耶抑後人之假託耶好在其書無幾一覽無餘學者究以內經爲主難經則參看而節取之亦無不可也

學醫之道神聖之書不可不讀後世之書不必多看唐許嗣宗醫理甚精而不肯著書謂醫者意也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其好著書者雖有切當不過竊神聖之經而敷衍之其別出心裁者往往有偏僻之弊如王叔和脈經自以爲仲景之徒矣而後人之批駁者不少至今人所推尊者以金元間劉張朱李爲四大家以劉爲首其原病式果有發揮不可不看然偏於用涼不能辭也張氏無書朱則偏於養陰李則偏於溫補東垣脾胃論實有至理其補中益氣湯實開千

古不傳之祕應用無窮惟其論病無論何症皆附會爲脾胃之故人之五臟六腑豈無自病其經者且盡如其論丹溪養陰之書可廢乃今人之陰虧者十有六七補土尅水豈盡健脾所能治耶且脾胃亦當有分脾爲陰土宜於香燥胃爲陽土宜於溝通其性不同治當有別渾而言之殊欠明晰然則四大家之書尙難盡信何況下此者乎四大家書惟河間鮮有傳其道者殆用涼太過難於獲效乎劉完素醫道雖高未免有術如自稱嘗夢二道士飲以仙酒醒時猶有酒味從此醫理精通此不過欲仿扁鵲遇長桑君故事自炫以動人耳目不然完素自病傷寒八日不食不能自治反需張潔古救之何仙傳能救人而不能自救耶足見行道而兼行術矣潔古作藥注草稿始立未及成書言論往往見於難經而其道則東垣傳之丹溪則有高弟戴原禮克傳其道明太祖服其藥稱爲仁義人也其道不用新奇病無不治足見師傳之有法惟後人假其名而著證治要訣其書太簡亦太淺若輩只知假名獲利而不知反爲名家之累也

東垣傳徒甚多王海藏羅謙甫其尤著者也厥後薛立齋獨宗之薛氏善書最多如十六種如薛氏醫案大旨以溫補脾胃爲主張景岳最重薛氏其漏於溫補所自來也吾嘗閱薛氏醫案其書不止盈尺其症幾於千萬一男子一婦人一小兒一頁可紀數症言之不詳徒令閱者繁多難紀此眞薛氏所診者耶抑薛氏懸擬者耶自予見喻西昌寓意草乃歎此眞足稱爲醫案其議論詳明透徹眞足益人神智雖王肯堂症治準繩論頗持正醫案不少亦不能希冀喻氏此予所以拜服西昌而其他醫案置之不論也若夫馮氏錦囊乃三折肱於醫道者其書平正通達先幼科後方脈具有至理婦科外科無所不備卽痘科亦講求精切非今之幼科徒知用大黃涼藥者所能望見予嘗救痘症數人得力於錦囊也喻氏而外馮氏最善其書不可不看他如士材之書醫宗必讀雖名不及四大家而其書頗有益於醫道亦不可不看再如東醫寶鑑雖外夷之書而內景外形本乎內經足備參攷其症治分門別類甚屬詳明如邪祟一門有

中國所不及載者方雖繁雜聽人擇取適可臨症備查亦不可不看總之醫書
汗牛充棟何能盡閱卽吾家醫書不少初學亦難盡閱然果能於吾諸論所引
之書遍觀而盡識已勝於時下之空空可以出而濟世矣至書有徒美其名而
不足濟者如生生子赤水元珠似多元妙其實人云亦云平平無奇其書盈尺
等於錦囊以工夫看此不如看馮氏矣如石室祕錄言陳眉公之名假託乩方
黃帝歧伯雷公扁鵲仲景華陀紛來踏至日日到壇有是理乎其方皆襲成方
而重其分量一方用之數劖以爲奇異以爲仙方有是理乎雖其治法閒有可
取而其方何可用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之謂矣是故予所立論何
能明醫道之十一但前人往往有欺人者予一生不受人欺不得不明辨之以
示我後人故特立篇名曰知醫必辨

論讀醫書之難

甚哉讀書之難無過於醫書矣我輩學文必先讀書所讀不外於十二經其書
知醫必辨

皆聖賢刪定無敢改易卽後賢注釋間有不同不至過於差謬況有欽定十三經注疏果能誦習卽是通人雖外有諸子不過以供博雅不能惑亂所宗主也乃若醫者自神農時先師祖倅貨季造上經今僅存七十字喻西昌雖注釋之已不足用矣自當以軒岐內經爲宗主其書精深奧妙非聖賢不能創作後學本難領會唐王太僕諡冰號啟元子始有撰注加以宋高保衡林億輩補注學者從此究心臨症時引經斷症可以無誤乃自成無己另爲注釋從此注內經者又增十數家勉強增易其意不過攀龍附驥借此傳名其實未必善於王注徒令後學無所適從至後漢張仲景先師天生醫中聖人其傷寒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實爲醫方之祖後世醫方不可以數計而總不能出其範圍惟其書文義古奧不易明通必有資於注釋乃自成無己注釋後接踵者幾至百家議見多歧有如聚訟徒亂人意予讀至喻氏尙論篇以爲明白曉暢矣乃見柯氏三書彼又以喻氏爲岐說意在菲薄前人則後來居上其實柯氏實

不及喻氏卽其書不以六經名篇而以症名篇自覺得仲景心法然乎否乎予
以爲內經竟以王注爲主我輩診病非同攷据每診一症但有經文一二句可
靠即可無訛惟在內經要語能熟記耳近如李士材內經知要汪訥庵靈素類
纂果能熟讀儘穀診病如看注疏近有薛一瓢醫經原旨以王注爲主間有探
擇各家兼有案說可謂盡善至傷寒論究以喻嘉言尙論篇爲善其書深入顯
出非天人交盡者不能必要參看各家則有本朝醫宗金鑑以成注爲主而各
家可取者無不備載果能攷核卽是通醫亦不必泛求注疏也我輩作文貴簡
鍊以爲揣摩學醫亦如之安見難讀者不幾於易讀哉

論診病須知四診

診病之法無過於望聞問切所謂四診也此四字無人不知果得其法病無不
治而醫多差誤者口能言之而心不能得手不能應也其中奧妙本難盡言然
初學診病果能得其大略臨症留心久之純熟自然觸手成春第一曰望望者

望其色也凡人五官應乎五臟目爲肝竅鼻爲肺竅耳爲腎竅口爲脾竅心開竅於舌又心寄竅於耳病在何官即可知其在何臟矣又五色配乎五臟白屬肺赤屬心黑屬腎青屬肝黃屬脾面現於色又可推及五臟矣面部多屬陽明左額屬肝右額屬肺色有不當現而現者可推而知臟腑之受尅於何臟矣凡此變化言不能窮而總以五行之生尅推之自然有得昔扁鵲見齊侯一望而知其病在腠理又五日而知其病在血脉又五日而知其病在腸胃又五日而知其病皆在髓望之時義大矣哉今人雖不敢希古神醫而氣色之現於面者未嘗不可望而知也至望其舌尤屬緊要蓋病在臟腑醫非盧扁何能視見而有可見者除二便外則舌爲要舌之可推測者最多傷寒舌鑑三十六舌不可不曉張氏醫通加至一百二十舌其繪圖大半以苔之裂紋爲辨以爲精詳實多造作徒亂人意耳予以爲看舌之道先看其有苔無苔舌赤無苔陰虧已極兩旁有苔中心無苔有似紅溝亦屬陰虧薄薄苔痕平人之舌若苔厚則胃有

停滯白則夾寒黃則夾熱板則邪滯未化苔如米粉邪滯甚重
在時邪門雖白而乾可以用下然又必觀其堆積之鬆緊緊則爲實鬆又爲虛
有用補而退者舌苔焦色屬熱所致苔之全黑火極似水非下不可然必審其
燥與潤燥生芒刺熱重無疑若黑而潤絕不煩渴反屬火不歸原急宜桂附回
陽稍進寒涼則必隕命此看舌之重在苔也至於舌乃心之苗脾脈連舌本腎
脈夾舌本肝脈繞舌本舌本紅屬陰虛內熱舌尖紅屬心火舌本紅腫或破碎
疼痛屬心脾積熱舌強屬痰熱舌卷屬肝氣欲絕舌不能言屬腎氣不至此類
由臟而發者居多全在乎望之詳審則望舌不誠要哉第二曰聞診病可聞而
知者較少然不可不辨也外感聲多壯厲內傷聲多怯弱聞呼吸而辨其調否
聞鼻息而辨其利否牀帳內有病氣知其邪之深牀帳內無病氣知其邪之淺
語言舛錯恐其邪之伏語言清白恐僅內之傷呻聲不止恐疼痛之難禁怠惰
懶言恐形神之交憊此皆聞之不可忽者也第三曰問尤不可不細問其寒熱

與否問其有洟與否問其頭疼身痛與否問其大解閑否問其大解之或燥或
稀或溏並問解出之熱否臭否問其小溲之利否多否少否問其溲色之或白
或黃或赤並問搜出之熱否臭否清否濁否問其夜尙能寐否問其飲下之甘
否飢否吐否問其胃之悶否問其腹之痛否痛而拒按屬實輕則消導重則
攻下雖痛喜按屬虛或宜溫通甚宜溫補問其口中乾渴否渴欲飲否飲欲熱
否飲欲冷否邪熱作渴必然欲飲陰虛內熱渴不欲飲問其有汗與否汗出退
熱否邪從汗解得汗熱退或退不淨再汗卽淨陰虛發熱雖汗不解屢發其汗
而熱轉甚此非問不得而知也而更有不得不問者問其人向有舊疾否或向
有肝氣或向有血症發散之藥性屬辛溫太過則肝氣因之而發消導之藥性
多香燥太過則吐紅便血之恙因之而發外感未去內傷加增醫者何以處此
況病情甚多凡有舊疾必先細細問明用藥兼顧早爲監制問而知之謂之工
不誠然乎若夫第四曰切尤四診中之最要者學者須將二十七脈細細推敲